

从出土文献看《老子》《论语》中被替换的“弗”

张 玉 金

丁声树曾讨论过“弗”和“不”的区别,他认为“弗”字似乎是一个含有代名词性宾语的否定词,略与“不之”二字相当;“不”字则只是一个单纯的否定词^①。但《尚书》中“弗”很多,多有例外。丁声树援引石经以及其他古书引《尚书》的语句,辨明其中多有由“不”误为“弗”的。照此看来,古书中有些“弗”,原来应是“不”。这种看法是可信的吗?

我们以《老子》和《论语》为例来讨论这个问题。原因有二:一是这两本书时代接近,都是春秋末期战国早期的著作;二是两者都有出土的本子。

通过研究我们发现,古书中的“弗”,除极少数被保留外,大多数被后人改成了“不”;古书的“不”并没有被改成“弗”的,这跟丁声树先生所说的相反。

一、《老子》中被替换的“弗”

本文把《老子》分为古本和今本两种。所谓今本《老子》是指传世文献《老子》,主要有五:王弼本《老子》^②,河上公本《老子》^③,龙兴观本《老子》^④,傅奕本《老子》^⑤,范应元本《老子》^⑥。所谓古本《老子》是指出土文献《老子》,主要有三:楚简《老子》,有甲、乙、丙三本^⑦;汉帛《老子》,有甲、乙

①丁声树:《释否定词“弗”、“不”》,《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集》,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,1935年。

②三国王弼《老子道德经注》,载清代黎庶昌所编《古逸丛书》,为浙江书局重刻明华亭张之象本,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,1990年。

③西汉河上公《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》,收入《四部丛刊》初编,为涵芬楼影印常熟瞿氏藏宋刊本,上海书店,1980年。

④唐景龙二年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。

⑤傅奕《道德经古本篇》,载《道藏》,文物出版社、上海书店、天津古籍出版社,1988年。

⑥范应元《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》,收入《四部要籍注疏丛刊》,中华书局,1988年。

⑦荆门市博物馆编《郭店楚墓竹简》,文物出版社,1998年。

两本^①；敦煌本《老子》^②。在现有的各种本子中，楚简《老子》最早。

在楚简《老子》中，“弗”共出现了20次，下面我们就看看这些“弗”在今本《老子》中存在的情况。

1. 丿(其)才(在)民上也，民弗彘(厚)也；丿(其)才(在)民寿(前)也，民弗害也；天下樂(乐)进而弗詘(厌)。(《郭店楚简·老子甲本》)

上段文字中的三个“弗”，在汉帛甲本、乙本中仍作“弗”。范应元本前两个“弗”仍是“弗”，但“厌”前已是“不”。傅奕本第一个“弗”仍作“弗”，但第二、三个“弗”已变成“不”。敦煌本、王弼本、河上公本、龙兴观本中三个“弗”都作“不”。我们认为楚简《老子》更合理，三处都应是“弗”。“厚”(汉帛《老子》以后改为“重”，“厚”“重”同义)、“害”都是意动用法，可以带宾语但省略了；“厌”是及物心理动词，也可以带宾语。依据“弗”的使用规律，这三个动词前是应该用“弗”的。

2. 善者果而已，不以取强(强)。果而弗伐(伐)，果而弗骄(骄)，果而弗矜(矜)，是谓(谓)果而不强(强)。(《郭店楚简·老子甲本》)

上引例中第一个“弗”，在汉帛甲、乙本都被换为“毋”；第二个“弗”，则被换为“勿”；在第三个“弗”的位置上有残缺。在敦煌本中，三个“弗”都被改成了“勿”，今本《老子》亦然。上例中的第二句(以句号为界)，是对第一句的进一步解释。是说“善者”(善于辅佐人君的人)如何，这是一种客观的叙述，而不是一种“教诲”。应该用一般否定词，而不应该用祈使否定。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三个“弗”前后的否定词都是“不”。“伐”、“骄”、“矜”三个动词，都是可以带宾语的，例如“假令韩信学道谦让，不伐己功，不矜其能，则庶几哉！”(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)、“而良人未知也，施施从外来，骄其妻妾。”(《孟子·离娄下》)

3. 是古(故)圣人能尊万勿(物)之自歆(然)，而弗能为。(《郭店楚简·老子甲本》)

上例中的“弗”，在楚简丙本、汉帛甲、乙本中都仍作“弗”，但把“能”改为“敢”。但在敦煌本、今各本《老子》中都作“不”，同时把“能”改为“敢”。把“能”改为“敢”是不对的。上例是说圣人能怎么样，不能怎么样，前后对应得很好。“为”是及物动词，及物动词前加可能助动词，这时要用“弗”否定。例如“一堵失言，四马弗能追也。”(《睡虎地秦简·为吏之道》)

4. 万勿(物)伐(作)而弗怠(始)，为而弗志也，城(成)而弗居。天(夫)唯弗居也，是以弗去也。(《郭店楚简·老子甲本》)

上例的五个“弗”，在汉帛乙本中仍作“弗”。汉帛甲本第一小句有残缺，

^①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《马王堆汉墓帛书》[壹]，文物出版社，1980年。

^②见朱大星：《敦煌本〈老子〉研究》，中华书局，2007年。

第四小句“居”前无否定词,只剩下三个“弗”。敦煌本五个“弗”都被改成“不”,同时“居”被改为“处”。王弼本、河上公本“居”前仍作“弗”,其余的“弗”被改成了“不”。龙兴观本后一个“居”前仍是“弗”,其余的被改成“不”。傅奕本中五个“弗”都被改成了“不”,同时“居”被改成“处”。

上例第一个“弗”后的那个字,王弼本、河上公本均作“辞”(有人认为王弼本原来作“始”),而汉帛乙本、范应元本作“始”,敦煌本、傅奕本作“为始”。我们认为,作“始”是对的,“始”是开始的意思,这里是为动用法。敦煌本、傅奕本作“为始”,应即是为之始的意思。为动用法的动词,已是及物动词,可以用“弗”否定。上例第二个“弗”后的那个字,汉帛甲本仍作“志”,而汉帛乙本作“恃”,敦煌本、王弼本、河上公本、龙兴观本、傅奕本皆作“恃”。《郭店楚墓竹简》的释文把“志”读为“恃”。“恃”为及物动词。廖名春认为“志”当如字,训为期、要求^①。这种意义的“志”也是及物动词,也可用“弗”否定。“居”和“去”也都是及物动词,都要用“弗”否定,例如“正月壬子塞穴鼠,弗居”(《放马滩秦简·日书甲·禁忌章》)、“屈(掘)而去之。弗去,不出三年,一室皆夙(缩)筋”。(《睡虎地秦简·日书甲种》)

5. 道互(恒)亡名,仆唯妻,天陞(地)弗敢臣。(《郭店楚简·老子甲本》)

此例中的“弗”,在汉帛乙本中仍作“弗”,敦煌本、河上公本、龙兴观本均作“不”,而王弼本、傅奕本、范应元本均作“莫”。当以作“弗”为是。“臣”本是名词,兼作及物动词,是管属、统率之义。如“王臣公,公臣大夫、大夫臣士”。(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)及物动词前加“敢”,应该用“弗”否定。例如“若弗智(知),是即不胜任、不智毆;智(知)而弗敢论,是即不廉毆”。(《睡虎地秦简·语书》)

6. 智(知)之者弗言,言之者弗智(知)。(《郭店楚简·老子甲本》)

此两小句,汉帛甲本作“口口弗言,言者弗知”,汉帛乙本作“知者弗言,言者弗知”,敦煌本、王弼本、河上公本、龙兴观本均作“知者不言,言者不知”,傅奕本、范应元本作“知者不言也,言者不知也”。很明显,汉帛本删去了两个“之”,敦煌本等又把两个“弗”改为“不”,傅奕本等又在两小句之后加上了句末语气词“也”,改动轨迹十分明显。“言”“知”均为及物动词,它们都可以用“之”作宾语,应当用“弗”来否定。

7. 禽(含)惠(德)之彘(厚)者,比于赤子。蟲(蜂)蠱(蠱)虫(虺)它(蛇)弗螫(螫),攫鸟馱(猛)兽弗哺(搏)。(《郭店楚简·老子甲本》)

上引一例中的最后两小句,汉帛甲本、乙本仍为两小句,其中的“弗”仍作“弗”。敦煌本作“毒虫不螫,鸛鸟猛狩不搏”,范应元本作“毒虫虺蛇不螫,猛兽攫鸟不搏”,都仍作两小句(敦煌本前一小句省去两个字,前后两小句已不对偶了),但已把“弗”改为“不”。王弼本作“蜂蠱虺蛇不螫,猛兽不据,攫鸟

^①廖名春:《郭店楚简老子校释》,清华大学出版社,2003年。

不搏”，河上公本、龙兴观本作“毒蟲不螫，猛兽不据，攫鸟不搏”，都变成了三小句。王弼本前一小句多了两个字，不构成排比。河上公本、龙兴观本就删掉了两个字。“螫（刺咬）”、“搏（捕）”都是及物动词，应该用“弗”否定。

8. 下士昏（闻）道，大笑（笑）之。弗大笑，不足以为道矣。（《郭店楚简·老子乙本》）

上例中的后两个小句，在汉帛乙本中作“弗笑，[不][足]以为道”。很明显，在“弗”后删去了“大”，在“道”后删去了“矣”，但其中的“弗”仍作“弗”。敦煌本、今本《老子》均作“不笑，不足以为道”（“笑”，敦煌本作“咲”，龙兴观本作“咲”，“咲”是“笑”的异体，“咲”是“咲”的错字），都把“弗”改为“不”。由“大笑之”来看，“笑”是及物动词，“大”是副词。及物动词前加副词，可以用“弗”否定，例如“又（有）大皐（罪）而弗大豉（诛）也，不行也”（《郭店楚简·五行》），“官辄收其段，弗亟收者有罪。”（《睡虎地秦简·秦律十八种》）

9. 古（故）曰兵者，[非][君][子][之][器]，[不]得已而用（用）之。鏑（鉞）擗（袞）为上，弗媿（美）也。媿（美）之，是乐杀人。（《郭店楚简·老子丙本》）

上例中的“弗”，在汉帛甲本、乙本中均作“勿”。而敦煌本、今本均作“不”。“美”本是形容词，但由例中的“美之”来看，它用如及物动词。我们认为这应是“美”的使动用法，使动用法的形容词可以用“弗”否定，例如“戎（农）夫爰（务）飮（食），不彊（强）耒（耕），量（粮）弗足悛（矣）”。（《郭店楚简·成之闻之》）上一段文字，应是一般的客观叙述（“弗美”是说不能美饰），而不是训戒，所以不应使用祈使否定副词“勿”。

10. 是以能楠（尊）堇（万）勿（物）之自朕（然），而弗敢为。（《郭店楚简·老子丙本》）

此例参照前引例3。

在楚简本《老子》中，“弗”共出现20次。这些“弗”在汉帛本中基本被保留下来，共有16次。其余的“弗”，则被改为“毋”或“勿”。这涉及到口气的改变，由一般的叙述口气变为教训的口气。到了敦煌本中，除了上引例2继承了汉帛本的改法，其余的“弗”都被改成了“不”。各今本与敦煌本大致相同，只是有些今本保留了少量的“弗”，有些今本把有的“弗”改为“莫”。

“不”在楚简本《老子》中共出现51次，只有下引两例中的“不”在今本中被改换：“是胃（谓）果而不强”（《郭店楚简·老子甲本》）、“我谷（欲）不谷（欲）而民自朴”（《郭店楚简·老子甲本》）。前例中的“不”，在今本中被改为“勿”，涉及到口气的改变。后例中的“不”在今本中被改为“无”（把“欲不欲”改为“无欲”），意思上有变化。特别应指出的是，楚简本《老子》中的“不”，在今本中从来没有被改为“弗”的。

二、《论语》中被替换的“弗”

《论语》也有古本和今本之分。所谓今本《论语》，是指传世文献《论语》，主要有二：皇侃本《论语》^①，阮元本《论语》^②。所谓古本《论语》，是指出土文献《论语》，即汉简《论语》^③。在目前的各种本子中，汉简《论语》最早。

在汉简本中，“弗”共出现了 25 次。下面我们看看这些“弗”在今本《论语》中的情况。

11. [子]曰：由！海女智（知）乎？[智（知）]之[为]智之，弗智（知）为弗智，是智也。（《定州汉简·论语·为政》）

上例中的两个“弗”，在皇侃本、阮元本中都作“不”。这是后人所改，原来应作“弗”。由“知之”来看，“知”是及物动词，应该用“弗”否定，参见前引例 6。

12. 子曰：君子[博]於文，约之以[礼]，[亦]可以弗之畔矣夫！（《定州汉简·论语·雍也》）

今本“可以”后仍是“弗”，但“弗”后的“之”被删去了。例 12 最后一小句是“弗+之+动及物”式，这种句式在传世文献中也可以见到。依据周守晋的研究，共有 10 次，在《战国策》中有 1 例，《礼记》中有 5 例，《周礼》中有 2 例，《墨子》中也有 2 例^④。可见，删去“之”是不对的。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，还可以见到“弗+动及物+之”式（比较起来，更为常见）。例如“子皙，上大夫；女，嬖大夫，而弗下之，不尊贵也”（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），“尽九月，其人弗取之，勿鼠（予），”（《睡虎地秦简·秦律十八种》），“能（一）牙（与）之齐，终身弗改之豈（矣）”。（《郭店楚简·六德》）由于有这两种句式的存在，我们难以把“弗”看成“不之”的合音或者把“弗”解释为“不之”。

13. 子曰：暴虎馮河，[死]而[无]悔[者]，吾弗与也。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[也]。（《定州汉简·论语·述而》）

例中的“弗”，今本作“不”。“与”是在一起的意思，为及物动词，可以带宾语，例如“日月逝矣，岁不我与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，“与”前当用“弗”否定。

14. 夫子弗为也。（《定州汉简·论语·述而》）

例中的“弗”，今本作“不”。“为”是及物动词，当用“弗”否定，如前引例 3、例 10。

①皇侃本《论语》见皇侃《论语义疏》。

②阮元本《论语》见阮元《十三经注疏》。

③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：《定州汉墓竹简论语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7 年。

此为残本，录成释文的共 7576 字，不足今本《论语》的二分之一

④周守晋：《出土战国文献语法研究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5 年。

15. 子曰:圣人,吾弗得而见之矣;得见君子者,斯可矣。子曰:善人,吾弗得而见之矣,得见有恒者,斯可矣。(《定州汉简·论语·述而》)

上例中的两个“弗”,今本皆作“不”。两个“弗”字句的谓语中心都是“见”,“见”是及物动词。及物动词前加助动词“得”,可以受“弗”否定,例如“息(仁)爰息而进之,不息人弗旻(得)进矣”。(《上博楚简六·孔子见季桓子》)助动词和谓语中心词之间可以用连词“而”,例如“古(故)不可天(而)亲,亦不可而疋(疏)”。(《郭店楚简·老子甲本》)前边说过“弗”后的及物动词可以带宾语“之”。

16. 子曰:盖有弗智(知)也而作之者,我无是。(《定州汉简·论语·述而》)

例中的“弗”,今本作“不”。“知”是及物动词,应该用“弗”否定,参见前引例6、例11。今本“知”后无“也”,“我无是”后有“也”。

17. 公西华曰:“诚唯弟子弗能学也。”(《定州汉简·论语·述而》)

例中的“弗”,今本作“不”。“学”是及物动词,前加助动词“能”,当受“弗”否定,参见前引例3。例中的“诚”,今本作“正”。

18. 子曰:孰信好学,守死善[道]。危国弗入,乱国弗居。(《定州汉简·论语·泰伯》)

例中的两个“弗”,今本皆作“不”。“入”可带位事宾语(配价成分),因此是及物动词,可受“弗”修饰。“居”前当用“弗”,可参见前引例4。“国”今本作“邦”,今本是对的。汉简为避刘邦的讳,改“邦”为“国”。

19. 子曰:狂而不直,侁而不愿,空空而不信,吾弗智(知)之矣。(《定州汉简·论语·泰伯》)

例中的“弗”,今本作“不”。前边说过,“知”为及物动词,当用“弗”否定。前边还说过,及物动词后加“之”作宾语,也可用“弗”否定。

20. [子]曰:学如弗及,犹恐失之。(《定州汉简·论语·泰伯》)

例中的“弗”,今本作“不”。“及”是及物动词,应用“弗”否定,例如:“从(纵)忒(仁)、圣(可)牙(与),皆(时)弗可及歎(矣)。”(《郭店楚简·唐虞之道》)

21. 然则从之者与?子曰:杀父与君,弗从也。(《定州汉简·论语·先进》)

例中的“弗”,今本作“不”。由“从之”来看,“从”是及物动词,“从”应受“弗”否定,例如:“唯(虽)毫(厚)丌(其)命(令),民弗从之悞(矣)。”(《郭店楚简·成之闻之》)“弗”后的及物动词可带宾语“之”。

22. 子曰:其身正,不令而行,其[身]不正,虽令弗从。(《定州汉简·论语·子路》)

例中的“弗”,今本作“不”。前面说过,“从”为及物动词,当受“弗”否定。

23. [子][曰]:士而怀居,弗足以为士矣。(《定州汉简·论语·宪问》)

例中的“弗”,今本作“不”。“为”为及物动词应受“弗”否定,如“三者,

忠人弗乍(作),訡(信)人弗为也”。(《郭店楚简·忠信之道》)前边说过,“弗”后的及物动词可以前加助动词。我们还要指出“弗”后的及物动词也可以带名词语宾语,如“过二月弗置耒夫,令、丞为不从令”。(《睡虎地秦简·秦律十八种》),“其室人弗言吏,即葬狸(蕕)之”(《睡虎地秦简·法律答问》),“民人弗智(知)岁”。(《楚帛书·乙篇》)“弗”后的及物动词带名词语宾语的少,“不”后的及物动词带名词语宾语的多。

24. [子][曰]:臧武中以房求为[后]于鲁,虽曰不要,吾弗[信][也]。(《定州汉简·论语·宪问》)

例中的“弗”,今本作“不”。“弗”后的“信”是据今本补出的。“信”是及物动词,应用“弗”否定,例如“人唯(虽)曰不利,虐(吾)弗訡(信)之矣”。(《上博楚简·缁衣》)

25. 子曰:臧文其中窃立(位)者与?知柳下惠之贤而弗与立(位)也。(《定州汉简·论语·卫灵公》)

例中的“弗”,今本作“不”。“与”是给的意思,是及物动词,应受“弗”否定。如“欲与大叔,臣请事之;若弗与,则请除之”。(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)“与”应带双宾语,但只出现了直接宾语,没有出现间接宾语。前面说过,“弗”后的及物动词是可以带名词语宾语的。

26. 子曰:过而弗改,是之谓过。(《定州汉简·论语·卫灵公》)

例中的“弗”,今本作“不”。“改”是及物动词,当受“弗”否定,例如“能(一)牙(与)之齐,终身弗改之豈(矣)”。(《郭店楚简·六德》)

27. 子曰:知及之,仁弗能守;虽得之,必失之。知及之,仁能守之。(《定州汉简·论语·卫灵公》)

例中的“仁弗能守”,今本作“仁不能守之”,把“弗”换成“不”,并在“守”后加“之”。由“守之”来看,“守”是及物动词,它前面加助动词“能”,当用“弗”否定。

28. 孔子曰:见善如弗及,见不善如探汤。(《定州汉简·论语·季氏》)

例中的“弗”,今本作“不”。“及”是及物动词,当用“弗”否定,参见前引例20。

29. 子路曰:昔者由也闻诸夫子[曰][亲][於][其][身]为不善者,君子弗入也。(《定州汉简·论语·阳货》)

例中的“弗”,今本作“不”。“入”是及物动词,当受“弗”否定,参见前引例18。

30. [居][处][不]安,故弗为也。(《定州汉简·论语·阳货》)

例中的“弗”,今本作“不”。“为”是及物动词,当受“不”否定,例如“为之,此非也;弗为,此非也”。(《郭店楚简·语丛一》)

31. 子抚然曰:鸟兽不可与同群,吾[非][斯][人][之][徒][与][而]谁与?天下有道,[丘]弗与易也。(《定州汉简·论语·微子》)

例中的“弗”，今本作“不”。“易”义近“改”，是及物动词，当受“弗”否定。“与”应为介词，宾语省略了。“弗”后一般不允许出现介宾短语状语。一个介词如果带了宾语，即使其后的谓语中心是及物动词，也不可“弗”否定。但是，当介词的宾语省略而谓语中心又是及物动词时，则可以用“弗”否定，例如“王曰：‘诺。’弗与战”。（《国语·越语下》），“甲徙居，徙数谒吏，吏环，弗为更籍”。（《睡虎地秦简·法律答问》）“弗为更籍”是说他不为他更改户籍。

32. [故]旧无大故，则弗舍也。毋求备于一人。（定州汉简《论语·微子》）

例中的“弗”，今本作“不”。“舍”，今本作“弃”，“舍”、“弃”同义，都是及物动词，如“子曰：以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，当受“弗”否定。

在汉简《论语》中，“弗”共出现了25次。除了一例“弗”被保留，其余的“弗”在今本中都被改为“不”了。“不”在汉简《论语》中共出现253次。这些“不”在今本中都仍作“不”，从来也没有被改为或错为“弗”的。

总之，今本《老子》和《论语》两书中，没有由“不”误为“弗”的，倒是绝大多数的“弗”被改成了“不”。

那么，是什么时候改的呢？应该是在汉以后，可能就是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。从《老子》来看，楚简本、汉帛本中仍有大量的“弗”，但到了敦煌本中绝大多数就被改为“不”了。敦煌文献主要是六朝隋唐时期的文献。从《论语》来看，汉简本中仍有大量的“弗”，到今本中则绝大多数被改为“不”了。

“不”和“弗”到底谁兼并了谁？

应该是“弗”被改为“不”，“不”兼并了“弗”。吕叔湘认为，“弗”本为 *pʰuət，乃含代名止词之式，变而为 puət，复变为今之广州之 pət，北京之 pu，而文字则以“不”为之；至于周秦之不 *pʰuəg，则变为 pʰəu，复变为今广州之 fau，北京之 fou，而文字通作“否”。故就文字言，有似“弗”合于“不”，而就语言之实际言之，则汉魏以后“弗”固是“弗”，“不”亦是“弗”，易辞以明之，则“弗”、“不”对立之局面终统一于“弗”^①。吕叔湘先生此说认为“弗”兼并了“不”，却不写成“弗”，而写成“不”，这种说法难以让人相信。

为什么要把“弗”改为“不”？周守晋强调了两点。一是跟宾语后置有关，特别是与指代性的“之”或“其”有关。二是跟避讳有关。汉昭帝名弗陵，为了避他的讳，改“弗”为“不”^②。

“弗”既然不等于“不之”，则很难说“弗”的消失跟宾语后置（特别是宾语“之”）有关。定州汉简《论语》出于汉代中山怀王刘修之墓，晚于昭帝，可是其中却出现了25次“弗”。

我们认为把“弗”改为“不”，主要有两点原因：

①吕叔湘：《论毋与勿》，《汉语语法论文集》，科学出版社，1995年。

②周守晋：《出土战国文献语法研究》。

第一、“不”和“弗”虽有差别,但是当它们都活跃于口语中时,该用“弗”的地方虽然首选“弗”,但有时也用“不”。这是“不”取代“弗”的基础。

第二、汉以后“弗”在口语中消失了。“不”和“弗”在甲骨文中都常见,都活跃于口语中。两者为同义词,但不是等义词,是有明显差别的。但到了汉以后,“弗”就基本不用了。刘黎认为,语法功能单一的“弗”在南北朝以后渐渐消亡,而“不”却成为现代一个承载量最大的否定副词^①,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。“弗”成了古语词,一般人在读《老子》、《论语》时,不太知道它的意思,于是就把它改为同义的“不”了。这样,便于这两部书的普及。

由上述可见,古人对待像《老子》、《论语》这样的书的态度没有我们今人那样严肃,他们可以改动古书。古书中的词如果在口语中消失了,那么就可以用一个在口语中使用的同义词来替换它。这样的例子很常见,如楚简《老子》中的否定动词常用“亡”,但后来当它在口语中消失时,就被“無无”所替换。当然,出于其他的原因(如避讳),也可以改古书中的词。

这样,我们如果用今本《老子》、《论语》为语料来研究语言语法问题,就要特别慎重了,不可轻易地说这是春秋末战国初的语言语法现象。拿一个具体问题来说,如果我们要比较春秋战国初“不”和“弗”的异同,而以今本《老子》、《论语》为语料,那就不是很科学的做法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

①刘黎:《先秦否定副词“不”、“弗”之比较》,陕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论文,2004年。